

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精彩展示

——《百年孤独》艺术手法分析

金德琅

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拉美文学的爆炸曾轰动了世界文坛。特别是从五十年代起,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的文学领域里,优秀作家风起云涌,小说大师辈出。这其中,一个国土不大的哥伦比亚的文学,过去几乎不被人所知,然而却为世界奉献了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即是其杰出的代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的问世,使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阶段,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爆炸性的巨大轰动,国际上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给予它高度的评价。瑞典文学院宣布马尔克斯获奖的理由是:“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自五十年代来,他的小说就把我们领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诞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物描写,都以新闻报道般的准确性再现出来。”

《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是耸立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蕴含丰富,可以说是拉美百年社会历史文化的缩影,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谲诡多姿,色彩斑斓,让我们饱尝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怪味”。

一、魔幻与现实的混溶性

既魔幻又现实,这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百年孤独》以魔幻与现实的强烈混溶性把这一特征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小说以虚幻的马孔多小镇为背景,在神话与现实交融的氛围中,描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离奇曲折的遭遇和充满传奇色彩的社会经历:老布恩迪亚为逃避被他杀死的邻居的冤魂的纠缠,携妻出走,在一块荒原上建造了马孔多村,年迈精神失常死去;小儿子奥雷利亚诺上校发动了三十二次起义,经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枪决,最后厌倦了战争,自杀未遂,回家乡做小金鱼,打发余生;孙子阿卡迪奥被反对党党徒枪杀;曾孙女雷梅苔丝披床单被一阵风刮上天消

失;曾孙阿卡迪奥二世从运送罢工工人尸体的火车上逃回,遇到连下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大雨;六世孙布恩迪亚和姑妈乱伦,生下一个带猪尾的孩子;第七代后来被一群蚂蚁活活吃掉。最后吉卜赛老人的预言应验:马孔多被一场飓风卷走,不再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在讲述这个家庭一代代成员神话般的故事的同时,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马孔多小镇的原始荒凉景象,外乡客带来的现代文明,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无休止的争斗,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侵入及其剥削活动,香蕉工人的大罢工和惨遭镇压的悲剧等历史变化和事件,再现了哥伦比亚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和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而在对布恩迪亚家庭和马孔多历史的描述中,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人的孤独和愚昧,民族的孤独和落后的思考,讽喻和忧虑。与此同时,《百年孤独》还大量描写了许多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并揉合了古老神话,民间传说,宗教习俗和风土人情。譬如:当外乡客带来现代文明,马孔多人所表现出来的惊恐和种种怪异举动;神秘的羊皮书;带猪尾的孩子;何塞·阿卡迪奥挨了一枪死了,一股血水流过全镇,一直流到他母亲那儿;佩特拉·科特的奇异功能;各种各样的黄色事物如小黄花、黄蝴蝶、黄玫瑰、小金鱼等所预示或带来的不幸与灾难;乌苏拉死的那一天,鸟儿象得了瘟疫一样一群群死去,家庭主妇们拼命清扫死鸟,再由男人们一车车地把它们运去倒在河里;小说结束时那场飓风……使小说幻化出迷蒙的意境,让人们浮游于荒诞的境遇之中,让艺术境界似真似幻,从而使他的描写出现令人确信的,似曾相识的,更高层次的,形式上的真实性,合理性。阿根廷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安徒生·因贝特,在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它》中这样论述过魔幻现实主义:“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和事件本来是可以认识的,合理的,但是为了使读者产生怪诞的感觉,作者便故意写得不认识,不合理,不肯给以合理的解释,象魔术师那样变幻

了它们的本来面貌。于是现实就在作者的想象中消失了……”在现实消失(即魔幻)与表现现实(即现实主义)的过程中,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效果就象观赏一出新奇的剧目一样令人赞叹,也象在一个新的早晨的阳光下观察世界:其景象即使不是神奇的,也至少是光怪陆离的。在这类小说中,事件即使是真的,也会使人产生虚幻的感觉。作者是要创造一种既超自然而又不脱离自然的气氛;其手法则是把现实改变成象神经病患者所产生的那种幻境。马尔克斯在文学对现实的关系上,始终坚持小说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现实与人生,并且必须促人猛醒。他并且认为,世界没有单一的真实,只有多样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性往往比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更具说服力。他在小说获奖后曾经说过:“在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荒诞的现实里,充满诗人和乞丐,音乐家与预言家,战士和无赖;要呈现这种现实,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想象力。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正是找不到一种方式来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生活的情况。诸位朋友,这正是我们孤寂的关键所在,”应该说,魔幻现实主义为作者表现拉丁美洲历史和现实提供了特殊有效的手段,这种深沉的荒诞性正好构成整体上的真实,合理化,它从总体上反映出客观荒诞世界的现实真实,特别符合人们的对这种真实性的内心体验。

二、神话和传说的通俗性

《百年孤独》中,神奇事件比比皆是,充满小说每个角落。而其中许多超自然的人和物,都是对神话和传说的模拟,煮沸的汤锅放在桌上,随着一个三岁小孩的预言,竟象有一种内在动力驱赶着,掉在地上打不碎;阿玛兰塔的小摇篮不胫而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又自己回到原地;乌苏拉煮牛奶久久不开,揭开一看里面竟全是蛆虫;美丽的姑娘雷梅苔丝随着被闪光的微风吹起的床单升天;阿玛兰塔绣花时与死神交谈,并且能预知自己死期;马孔多可以一连下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大雨。这类描写或是取材于印第安民间故事和传说,或是借用东方神话如《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在《百年孤独》里,生与死,人与鬼往往是不分的。阿卡迪奥因受邻居阿基拉尔的讥笑,恼羞成怒杀了他,从此阿基拉尔的冤魂便时时处处出现在阿卡迪奥家里,纠缠着他,迫使他迁居。多年后,那个冤魂在阴间感到孤独,并害怕另一种死亡的逼近,于是他注定去找生前的邻居,于是他们两人象老朋友一样整夜谈着话,这种人鬼不分,生死无别的境界描写,把读者很自然地引进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使小说的故事显得更加神奇,魔幻色彩更为浓

重。

卡彭铁尔曾指出:“魔幻现实主义忠实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神奇现实。这一现实既非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更非作者凭空想象,而是迷离恍惚的意识形态,是信仰,是拉丁美洲人的信仰对客观现实的突变,启明或夸张。”《百年孤独》中大量神话,鬼怪传说的模拟和穿插,正是“马孔多人真实的心理活动”,正是拉丁美洲普通百姓正常眼光与习惯心态,正是印第安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魔幻意识”,作家不过轻车熟路实录民情民风民俗于艺术罢了。我们说魔幻现实主义具有极大通俗性,大众化,原因正在这里。

三、象征和寓意的深刻性

象征与寓意,这是《百年孤独》使用的重要方法。其特点是通过一种现象来象征或隐喻某种现实,表现作者的意识和感受,使作者的观念得到充分的表现。例如,俏姑娘雷梅苔丝无疑是美的化身,与现实的污秽丑恶形成鲜明的对比,必然为现实所不容,只能乘风而去。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则是一个中了魔的人物,脑子里装的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大自然的智慧,比奇迹和魔术走得更远。他听任想象把自己带进一种永远的梦呓状态,从此没复原,终于疯了。这些人物虽然有许多堂·吉诃德式的荒唐可笑之处,然而他那思想和行为又让你感到现实生活中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大胆开拓,不懈探索的行为;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己,驾驶自然过程中的艰难追求。他的精神气质是人类某一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具有一种普遍的现实主义。《百年孤独》第三章写道,布恩迪亚一家人都患上了失眠症,他们五十多小时不睡觉也不惊慌,后来这场疫病传遍了全镇。失眠症引起了健忘症,连桌子、门、牛、羊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名称都忘了。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注上名称和用途。布恩迪亚第一还制造一种记忆机,把写着自己生平大事的卡片钉在一起,通过它的旋转查询往事。这种顽固的遗忘症,显然不是小说中的随意插曲,而是包含着作者深刻的寓意。作者曾经说:“不但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是拉丁美洲历史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历史也是一部巨大的却是徒劳的努力和预先注定将被人们遗忘的戏剧的总和。在我们中间也存在着健忘症。时代过去了,现在谁也不承认香蕉工人们所遭受的屠杀是确实的,也没有人记得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了。”可见,作者是要借助这种健忘症的艺术想象,象征地告诫世人,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和正

在被大家忘记,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悲剧的重演。在《百年孤独》中,郁闷、忧伤、孤独的气氛笼罩着始终。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孤独的。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精神上一直受到死者冤魂的困扰,到了晚年,精神失常,胡言乱语,被绑在栗子树上,遭雨淋和病苦,悲惨死去。乌苏拉也年迈昏聩,双目失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消磨时光,在为子子孙孙的担心和操劳中忍受了百余年的孤独。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始终不知为谁卖命;乃至悲观绝望,退役后闭门独居,周而复始地做着小金鱼,做好了化掉、重新再做。雷蓓卡死了丈夫以后,长年累月地把自己关闭在一幢朽烂的大房子里,以致许多年后大家都以为她早死了。老处女阿玛兰塔很早就缝制自己的裹尸布,织了拆,拆了又织,直到死神来到面前。俏姑娘雷梅苔丝每天在浴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打发着时间……作者就是用这种象征的手法来描写由于这种孤独造成的愚昧,落后和因循守旧,不思改革的僵化现象。“孤独即不团结”。这或许是我们理解孤独的涵义的关键。作者的意图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造成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一百多年孤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希望人们认真思考,并找出一条打破这种孤独境况的正确途径。

《百年孤独》运用魔幻的手法,刻意追求一种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性有着极其奇妙的效果,即使是很平常的人物和事件,都可能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力量。

产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同时,象征性又使整体产生一种神秘而朦胧的美,你深入进去,仿佛感悟到一点什么,得到某种启示,但那魔幻,现实和寓意融合之后所造成的混沌,又使你陷入茫然。这种茫然,是我们难以把握象征意义所产生的一种情状,显示出作品意象的寥廓和多方面的深刻意蕴。这时,作品就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层次——哲理性层面。

四、人物和时间的重复性

《百年孤独》写了布恩迪亚大家族共七代人的故事,但一代代人都取得了相同的启示:男的均叫奥雷利亚诺或阿卡迪奥,女的则叫阿玛兰塔或雷梅苔丝。据统计,有5个阿卡迪奥,4个奥雷利亚诺(算上和生子共有二十一个)3个阿玛兰塔,3个雷梅苔丝。由于人名和他们行为的重复,在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效果:时间在回转,人物在重复,事件在复发,世界在打转,世事万物仿佛总在周而复始地循环,神秘莫测,荒诞不经。当然,马尔克斯并不愿这种愚昧落后,停滞不前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小说结尾让一阵飓风把马孔多刮去,永不再现,表明了作者要打破现实、打破僵化,创造生动未来的殷切希望和美好向往。

总之,《百年孤独》不愧为马尔克斯的剧作精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极为清醒明确地对长篇小说的意义所在进行了一次冷静深入的阐释,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所在进行了一次精彩绝妙的展示,无论从小说的思想内涵,历史跨度,故事内容,还是从小说的描写手法,意境创造等,都进行了匠心独具的架构,使这部具有鲜明风格的作品来到读者面前。

(责任编辑 何旺生)